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ttire. She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 turned slightly to her left but looking back over her right shoulder towards the viewer. Her hair is styled in an elaborate updo, adorned with numerous ornate hairpins, floral ornaments, and long, dangling tassels. She wears a dark, long-sleeved outer garment with wide, flowing white ribbons that cascade down her front and sides. The fabric of her dress is intricately detailed with patterns and textures.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light gray, providing a subtle contrast to the dark tones of her clothing.

本宮只要

未艾著

# 一紙休書

光明日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宫只要一纸休书/未艾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12-2263-3

I.①本… II.①未…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996号

## 本宫只要一纸休书

---

著 者: 未 艾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余 言 陈晓宇

封面设计: 刘 艳

责任校对: 张 翀

插 图: 笑 猪

责任印制: 曹 净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mailto: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87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263-3

---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本官只要书  
一纸休书

001

楔子

005

第一章

官女的卑微生活

013

第二章

宁妃的居心

023

第三章

太后身边的小宫女

049

第四章

东窗事发

061

第五章

暴君的待遇

085

第六章

恨是一把利刃

CONTENTS 目录  
本官只  
一纸休书

117

第七章  
后宫风云

145

第八章  
皇后千千岁

161

第九章  
赌皇后你的心

181

第十章  
真正的战争

201

第十一章  
回京之路

227

第十二章  
凉王的兵变

239

第十三章  
最后的结局



三更天。冷宫。

“啊——”

尖叫声在深色的夜空中绽放，凄厉得令值更的宫人不忍，都想用手去掩耳。

每晚这个时候都会很准时地传来惨叫声，隐约还听到鞭笞的声音，可是他们都不敢猜测，在宫墙里，所有的猜测，都要付出代价。

默言站在外面，手里提着灯笼，今晚轮到她守夜。

她想起，最后一次任务，也是在这个白雪茫茫的冬天，只要杀了目标，她就可以暂时休养一年半载，在加拿大的房子她也落实了。

不料出了意外，然后她醒来后身份已成了一个卑微的宫女，此世界已非彼世界！

尖厉的女声传了出来：“你这贱人，看你还敢在本宫面前勾引陛下！”

又一阵，女人歇斯底里的惨叫便配合着鞭笞的声音，一声一声地从里面传出来。

默言面无表情，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砰的一声，门被打开了。

她猛地一抬头，以为今晚的“节目”提前结束。

意外的是，里面冲出来一个女人，默言怔住了——那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双手被铁链铐着，血肉模糊。

蓬乱的头发遮盖住了她惨白的面容，身上的罗裙已经被抽得破烂不堪。

默言想躲已经来不及。

又跑出来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对默言说：“你……拦住她，这贱人跑掉了，你替她死！”

替她死！

最后三个字像有回音一般震醒了发怔的默言。





她敏捷地追了上去，无人的永巷除了她一个人也没有。

那个女人跑得不快，她很快就追了上去，从背后紧紧地箍住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再次尖叫，凄厉的尖叫声贯穿了默言的耳膜，可是她的手臂一点儿也没犹豫，吃力地箍着，不管不顾那个女人的挣扎和尖利的指甲。

“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女人也是不管不顾地尖叫着，见默言不放开她，索性用指甲用力地掐默言。

“你不放我，我掐死你，婉宁你这个贱人，贱人——”

默言面无表情，任由那个女人掐，她冷漠地把那个女人拖了回去。

这时几个太监已经过来，合手把那个女人绑了起来，站在门口毕恭毕敬地禀报：“娘娘，怎么处置她？”

从门内走出来一个艳光四射的女人，默言连忙低头，跪了下来，在宫里，直视主子是死罪。

“这贱人这么爱跑，打断她的一双腿，看她如何逃跑！”嗓音低柔动听，说出的话却让人心寒。

默言一时好奇，飞快地抬眼，又飞快地低头。

她面若桃花的脸庞此时一片寒霜，这就是传说中的宁淑仪，皇帝的新宠。

她穿着一袭玫瑰红牡丹刺绣宫服，梳着富贵发髻，金步摇随着她说话晃动着，显得华丽而典雅。

太监们马上执行命令，把那个女人抬起来往里面走去，深恐那个女人继续吵闹，他们索性用东西塞住了她的嘴。

不久，里面传来了如困兽般的哀号之声。

默言猜想，明知道逃不掉，这不是犯贱吗？这宫里头，要的只是顺从，不顺从的人命不长久。

她感觉到有锐利的目光停在自己身上。

“你是今晚守夜的宫女？”

“是的，娘娘！”声音很不卑不亢。

“今晚有什么事发生？”语气一紧，咄咄逼人。

虽然她低着头，也感觉到目光的凌厉像是出鞘的锋利的刀子，回答得不对，那小刀就会将她凌迟处死。

“回娘娘，今晚冷宫里的娘娘都很安守本分，一早歇息，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默言小心翼翼地回答。

宁淑仪没有说话。

默言只觉得心跳得很快，她知道今晚的事，不管她怎么否认，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劳永逸。

现在讲的只是运气。

运气好，保住了小命；运气不好，她就要从这皇宫里消失。  
结果是，宁淑仪把她留在了身边。

.....

一个月后。金华宫。

“皇上有旨，宣宁淑仪侍寝——”

贵妃榻上，原本应该是欢天喜地的宁淑仪此时此刻却是心乱了：平日里哪天不是盼着皇上翻她的牌子，可偏偏今天，是她的天葵期……

天葵期本来是应该上报的，可是迟了几日，她便瞒过去了。若是这污身子侍候皇上，让皇上发现，不但她性命不保，恐怕连家族也会出事；可是不去就是欺君之罪，欺君一样是死罪。

何况，她不想便宜了那些女人！

只是眼下，该如何是好……

“娘娘？”默言看着宁淑仪半天没什么动静，有些不放心地轻唤了一声。

宁淑仪从自己的思绪中醒过来，瞥了一眼默言，正欲开骂，看着她那张清丽的面孔，却突然心念一转，一个主意从心里冒了出来……

宁淑仪面若桃花的面孔顿时绽放成绝美的笑容，默言不由得一愣，这女人美得让她有窒息的感觉。

她用温柔的嗓音对默言说道：“默言，今天我在天葵期，身上多有不便，但说出去就是欺君之罪，你……可愿意帮我的忙？”

默言努力忍住要皱眉的冲动。

宁淑仪一顿，语气骤然改变：“那日，本宫饶你不死，是因为你的聪明，还有你所谓的忠心，此时，你是时候表现你的忠心了。”

她震惊——毕竟，尽管她的思想是二十多岁，可这个身体的年龄十三岁都不到，那么幼嫩的身体，就算不被折腾死，也会被皇上发现！

宁淑仪竟然要她用身体来表现忠心，并且还是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拒绝，死；答应，同样是死。

她想也不想，肯定地回答：“默言愿意。”只四个字，并没有说些好听的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也没有暗示宁淑仪想要好处。

“很好。”宁淑仪满意地绽开了艳美的笑容，从梳妆台的一处隐藏的小盒子里取出了一包药，撒在刚端上来没多久的那盅炖品里。默言微微色变，难道她要毒死自己？

这时，宁淑仪和善地说道：“默言，辛苦你了，喝了这血燕，今晚……”宁淑仪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默言心中已经有了决定，赌一把，赌这药不是毒药！她隐藏了犹豫，佯装恭敬地接过来一喝而光。

半晌，她并没有感觉异样。



她的心里是松了一口气，至少小命貌似保住了。

只是突然，默言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黑暗里。

恍惚中，默言感觉到粗重的呼吸声不断地在她的耳际轻轻地吹拂着，唤醒了她沉寂的意识。

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酒气，混合着幽幽的龙涎香，以及属于男人的灼热气息。

她扯了扯嘴角，宁淑仪始终是没有完全信任她，为了以防万一，在炖品中下了迷药。

相信以宁淑仪在宫中的人脉，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排默言在她的床上是一件不难的事。

灯光幽暗，一个醉倒在她面前的不知是猪还是人的皇帝此时只想着泻欲，哪里还记得辨认事实上和他交好的是谁。

宁淑仪是聪明的，她就是担心默言在关键时刻做出不理智的事。唯有迷药，才能让这一切顺利发展。

他的手在默言白嫩光滑的身子上游移，她的身子不受控制地一阵战栗。

.....

隔日，金华宫传出宁淑仪不见了最心爱的首饰，查出偷窃之人是那个进宫才一年的叫默言的小宫女。

“娘娘……不……不好了……”一个小宫女连滚带爬地跑进来跪禀道，“默言……好像已经被打死了……”

“被打死了？”宁淑仪面不改色，只抬了抬眼，笑道，“我看她是装死吧！你端盆水去泼在她身上，保准又活过来了。”

小宫女害怕，心里暗骂她心狠手辣，脸上却不敢露出半分不满，慌忙依言跑了下去，端了盆凉水，朝着默言的头泼了下去。

等了半天，默言终于有了点儿动静。

“谁叫你们停的？”外殿杖击声刚刚停歇，宁淑仪听不到杖击声便微微拧起了眉头，语气颇为不悦。

她身边的宫女低头，劝道：“娘娘，皇上传话的人待会儿过来，这事要不要缓一缓？”

宁淑仪看了看时辰，知道这事也差不多了，外面的人也把话传开了，微颌首，然后用清冷的声音说道：“本宫一向以善做人，今日饶她一死，只是这里容不得她，锦菊，等她伤好后送她到针管局负责管教。”

锦菊说道：“娘娘大量，是那贱婢的福气，她一定会感恩娘娘的教诲。”

## 第一章

### 官女的卑微生活

连下了几天的雪，外面白皑皑地铺上了一层寒霜，光线比平常明亮了很多，屋子里就有了一种晶莹的清辉。

默言放下手中的针线，推窗眺望。

司制局的管事李姑姑寿辰，掌级以上的人全部去庆祝，她这样的小宫女都因此放了个假。

可是，这些有什么打紧？宁淑仪还算是守信的人，饶了她一命，也许到了最后关头不是宁淑仪的良心发现，她那日朦胧间仿佛听到皇上驾到。

那个女人，只是想让皇上借着默言来发现，宁淑仪是一个可以母仪天下的女人。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这三年来，她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就是担心有一天宁淑仪突然想起她。

用清白的代价来换回一条命，她学会了凡事不可出头。

“默言姐姐——”

一个小宫女兴奋地跑进来，大冷的天，竟然跑了个满脸通红，手里握着两块糕点，忒是天真可爱。

“如意，看你开心的样子，不要大呼小叫的，让姑姑看见了又要训斥你了。”默言嘴上是在教训，脸上却挂着浅浅淡淡的笑意。

针管局分两个部门，一个是管衣房，另一个是针工房，专门负责宫中各人四季的衣服。

其中，作为司级的管事专门负责皇上、太后、皇后的衣服。

而掌级负责后宫所有妃嫔和公主、皇子的衣服。所以除了司级和掌级，针管局的宫女是没有机会见到那些皇宫里的权威人物的。

而宫女和太监的衣服就是管事分派下来完成的。



近两年来，默言学得了一手好刺绣，再加上她忍让淡然的性格，小宫女们都喜欢和她亲近。

然而，她很清楚，这个波涛暗涌的皇宫，只是表面的平静罢了。

“我才没有呢，刘姑姑现在又不在。”如意伸了伸舌头，笑得很可爱。

说是不怕，如意却是忍不住跑到门外看有没有人，然后又跑到默言的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道：“你知道我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默言摇头，低头又开始做她手中的刺绣，那是给太后做过年穿的衣服，刘姑姑的要求就是绣成百鸟朝凤的刻丝，少一点儿眼力都不行。

看见默言一点儿都不好奇，如意不愿意了，她搂着默言的脖子：“默言姐姐，你一点儿都不好奇吗？”

默言浅笑，打趣说道：“我的好奇不重要，反正你肯定会说的。”

如意是专门侍候刘姑姑的，刘姑姑也喜欢她的天真烂漫，所以有时候去应酬也会带上她。

宫里的一些消息，她收风收得最快，每次宫里有什么消息，她就会第一时间告诉默言。

而那些消息，对于在宫中生存是很重要的。

“我告诉你哦，刘姑姑的生辰，你知道谁来了吗？”如意知道默言不会问，于是得意扬扬地继续说：“锦荷也来了，她说宁淑仪怀了帝裔。”

默言的手一顿，眸中闪过一道暗芒。

宁淑仪终于如愿以偿了，为了能怀上龙种，恐怕不知道使尽多少办法了吧？

这两年来，皇上对她盛宠不衰，众人都不理解，说年轻，今年新进来的秀女年轻貌美的不少，却没有一个人从皇上的心目中脱颖而出；说到美，后宫的美人何止她一个；说到背景，哪个妃嫔不是有点儿势力的；说到聪明，这后宫的女人个个都是人精……

如意见默言停了手，以为她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决心把自己听到的消息都说出来：“皇上一个高兴，不但赏了好多东西给宁淑仪，并且还答应让她自己挑几个宫人到金华宫。锦荷姐姐说咱们针管局的宫女多是心细如尘，娘娘让刘姑姑挑几个人。”

挑人过去？

为什么不从新来的宫女里面挑？

一种不好的预兆从她的脑海闪过，她想抓，却抓不到重点。

默言抬头，表示有兴趣地问道：“姑姑怎么说？”

如意兴奋地说：“锦荷姐姐走了之后，大家都巴结刘姑姑，在宫里谁不想找到一个好主子，好在宫里过上昂首挺胸的日子呀。针管局怎么样都没有出头日，谁愿意留在这里呢？你说是不是啊，默言姐姐？”

默言浅笑起来，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想这些了？还不是刘姑姑说的话，她听了就学了去。

她想了想，对如意说：“针管局的工作是辛苦一些，不过也远离了是非，在宫里的日子那么长，只要安安稳稳地过就好，那些虚荣不是我们惹得起的。”

如意不明白她的话：“过得那么辛苦，你也愿意吗？像锦荷姐姐多好，在娘娘身边侍候，就连那些小主都要敬她几分，她的面子真的很大，好羡慕呀，如果能到娘娘的身边就好了。”

默言不说话，找到一个好主子，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年她和皇上的那一晚，除了她，金华宫的几个小宫女都莫名地死去了。

如意抢过她手里的针线，搂住她的脖子，撒起娇来：“默言姐姐，不如你和刘姑姑求情，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呀！”

默言劝道：“丫头，刘姑姑那么疼爱你，有她的保护，你会过得快活一些。”

如意哪知道她的好意，睁大眼睛问道：“姐姐，你不会也想和我抢吧？”

默言笑了出来，拍拍她的脸：“这些事，我躲都躲不及，怎么会跟你抢？只是刘姑姑那么疼你，你不喜欢留在她身边吗？”

如意努力地想了想，回答说：“刘姑姑是很疼我，可是针管局太清苦了。那些姐姐说得对呀，姑姑在针管局再厉害，也是一个宫女，可是侍候娘娘就不同了，她可是皇上疼爱的妃嫔，跟在娘娘身边，宫例多一些，在宫里走路也可以头抬得高一些……”

默言突然想到，如意是因为家里太穷，爹生病了，她下面还有两个兄弟，另外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妹妹，幸好村里有个人不想进宫，于是她娘就把她卖了，换进了宫。

想到这一点，她温柔地问道：“我明白的，你是等钱用，想多赚一些钱，是吧？”

如意听了，眼一红，默默地点了点头。

默言轻叹了一口气，又问道：“走出了针管局，后宫深似海，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难道你不害怕？”

如意笑道：“不怕的，默言姐姐你放心吧，我会好好侍候娘娘，刘姑姑也说我很聪明，娘娘一定会喜欢我的。”

如意喜悦地说着，眼中一片清亮，脸蛋红扑扑的，充满了期待。

“谁在说我坏话，嗯？”

一个长相普通的中年女子走了进来，看起来很温和，穿着深紫色纽纹的宫装，作为针管局的管事，有属于管事的服装；她梳着普通的圆髻，鬓角插着一支简单而大方的玉簪。



“刘姑姑！”默言站起来迎了上去。

刘姑姑手里提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饭盒，饭盒是檀木制成的，上面刻着一朵白兰花，一看就知道是司设房的手笔。

在宫里，作为以手艺为生的宫女，默言觉得很引以为傲，起码学会了，万一有一天不在宫里，还能靠手艺生活。

默言笑道：“姑姑怎么过来了？都散了吗？”

刘姑姑温和地笑着回答：“唉，过什么生辰，都是大家起的哄，大家每天干活儿都累了，还要来应酬我，我都不好意思了，就早点儿散了。”

她把饭盒放在桌子上，打开来，把里面的两碟精致的小菜，和一碗热腾腾的白饭拿出来：“知道你肯定还没有吃饭，所以让厨房为你准备了一点儿，快吃吧！”

如意不依了：“姑姑，您真是偏心呀，只想到默言姐姐。”

“你啊，早知道你来了，我也就不用亲自走一趟，还好意思怪我偏心，你就是没心肝。”刘姑姑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三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闻到饭香，默言才觉得自己真的很饿了，也不客气，拿起碗箸就吃了起来。

如意想为自己分辩，发现自己真的很理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刚刚太兴奋了，所以……忘记了……嘿嘿……”

默言取笑道：“刘姑姑说得对，你就是没心肝。”

“不是的，我真的有心肝的……我有带糕点的。”如意的脸红了，紧张得不得了。

默言和刘姑姑笑了出来，如意才知道她们在捉弄自己，马上不依了：“呀，你们取笑我……”

看着她的憨模样儿，两人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默言想到如意的话，知道姑姑一定有话对自己说，才会这么晚还赶过来，于是对如意说道：“天色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如意虽然年纪小，不过也是一个机灵的丫头，马上想到她们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和自己有关，于是很知趣地离开了。

如意离开后，刘姑姑的笑容垮了，脸色颇为严肃：“如意大概也和你说过了吧？”

默言笑道：“说是说了一些，只是她大概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宁淑仪只是要几个人侍候而已，姑姑应该不用头疼呀，只要放出消息，多的是争着求姑姑放她们一条光明之路的人。”

她摇了摇头：“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事吗？”

默言一怔，继而反应过来，姑姑说的大概是她三年前刚来针管局的事，只是无缘无故为何提起三年前？

姑姑的神色凛然，默言猜测一定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放下了箸，轻轻地问：“姑姑，是不是三年前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刘姑姑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这才对她说：“三年前，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宁淑仪调到这里来，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在宫里，如果是哪个宫婢犯了事，不是给打死，就是被调到浣衣房。”

默言点头，浣衣房是宫里头最苦的地方，每日天没亮就要起床浣衣，有洗不完的衣服，有的宫女受不了会疯掉，就算不疯掉，也被折腾得没了脾性。

姑姑接着说道：“还有，在你来之前，金华宫还死了三个小宫女，虽然传说是得了急病才死去的，但宁淑仪的手段大家都清楚得很。所以你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想假手于我除去你，来试探我的立场。”

默言又想起三年前，她刚来针管局时的艰辛，旧伤还没有好，天天被刘姑姑折磨。

若不是她的身体底子好，再加她的求生意志一向比别人强，换了平常人，在那样的折磨之下早就不想活跳井自杀去了。后来她好不容易才得到刘姑姑的认同和信任，让刘姑姑相信，她并不是宁淑仪的细作，也没有什么惊天阴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远了，她集中精神继续听刘姑姑说话：“后来，我见过宁淑仪一面，她从来没有提过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只不过我猜测，若是她想你死的话，肯定会有所暗示的，她什么都没说，是不是让我留着你呢？”

默言抬头，眸中一片清澈明净，没有一丝杂质。

刘姑姑看得有点儿失神，这姑娘的眼神和她的年纪一点儿都不符合，明明只比如如意大三岁，身上却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沉静和成熟。

“今日锦荷带来的消息，我想是和你有关的。”

“姑姑的意思是，宁淑仪是要我？”

刘姑姑还没有回答，她们就听到外面传来尖叫声。

“啊——”

外面传来如意恐慌的尖叫声，然后她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话因为害怕都说得不连贯了：“姑……姑，死……死……死人了……”

默言走过来安抚地拥抱着发抖的如意，用温柔的语气问道：“怎么了？说清楚一点儿。”

“天井，天……井……”如意被吓得根本没办法表达。

天井？

她们赶到所谓的天井，这时针管局的宫女都被尖叫声吸引过来了，围成一团。被围在中间的是一个断了气的宫女，那个宫女浑身是血，一看就知道是被杖打而死的。



姑姑紧皱着眉头，问道：“知琴，发生了什么事？”

被唤作知琴的宫女显然和死去的宫女感情很要好，她抹了抹眼角，哽咽了一下：“知画她……锦菊说她勾引陛下，淫乱后宫，被宁淑仪罚杖打……知画哪里扛得住这么狠的杖罚……抬回来的时候就断……气了。”

说到最后，她忍不住扑过去搂住知画哭了起来。

勾引皇上的宫女，妃嫔们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人成为她们的心头刺。

只是知画——

知画的姿色平庸，宁淑仪为了一个长相平凡的女人动了杀戒？默言望了一眼刘姑姑，只见她神色肃穆。

默言遣散了围观的宫女，然后问知琴：“知画怎么会在金华宫？”

知琴听了，不回答，只是哭泣着。

人都走散，刘姑姑的怒气上来了：“回答呀，为什么不说话？”

知琴哭着说：“姑姑，你要为知画做主呀，她死得很冤呀。”

刘姑姑更怒了，脸色铁青：“我哪有资格为你们作主，你还是去找你们心目中的主子作主吧！”

说着，刘姑姑甩袖要走。

知琴追上去，跪在地上，拖住刘姑姑的衣袖：“姑姑……”

默言明白姑姑为什么会生气，锦荷这才走，知画就千方百计想要到金华宫办事。

她们虽然不知道知画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是一定做了让宁淑仪震怒的事，而她的震怒一定会祸及刘姑姑。

知画的死是宁淑仪给刘姑姑的警告。

姑姑更生气的是，她一手栽培出来的人，一发现机会，就当针管局是龙潭虎穴，巴不得马上离开，这让姑姑情何以堪。

“你是不是很想当金华宫的宫女？”姑姑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她冷声说：“好，很好，现在知画死了，我一定会写上你的名字，如你们所愿。”

“不是的，姑姑……”

知琴惶恐：“你要为知画做主呀……她……她没有勾引皇上……”

姑姑冷声道：“我没有那个本事！你还是把你姐姐的尸体交给敬事房处理，你若是还想要自己的小命，这事不能传出去！”

“姑姑……”

刘姑姑根本不想理她，无论是谁都无法忍受一个背叛自己的人。

望着生气走掉的刘姑姑，默言轻叹了一口气。

她同情地望着扑倒在地上的知琴，并没有打算要帮忙的意思。

她很清楚什么叫做越帮越麻烦，是自己麻烦。

敬事房闻风而来，不顾哭得歇斯底里的知琴，把惨不忍睹的尸体抬走。

“知画——”

敬事房的人离开了针管局，知琴突然疯了一样哭叫着追上去。

“知画好冤呀——”

远远传来知琴的呼冤声。

太突然了，默言想阻止已经来不及。

这事闹大了只会让姑姑惹来更大的麻烦，姑姑麻烦，她们这些针管局的宫女也会被牵连，这宫里本来就是一损俱损的地方。

她咬了咬牙，追了上去。

这知琴平常看起来也很安守本分，腼腆怕事，没想到死了姐姐会这样。

默言追了一段路，她发现自己根本追不上一个柔弱的宫女，喘着气靠在假山上喘气，看来她是高估了自己。

已是二更天，不知道知琴会闹出什么事来。

看了看周围，抬头，她居然一口气追到了北宫。

宫人夜晚没有主子的吩咐是不能随意走动的，这时若是碰上了巡夜的侍卫，那就很麻烦了。

她不想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是她不想遇到对她有威胁的人……

想及此，她顾不上累，寻找回去的路，她的方向感一向很好。

正想转身走，她发现前面隐约有人匆匆而来，本能反应地躲到了假山后面。

来人越来越近，从衣饰看来，那是一个女人。

默言本想等那个女人离开后，自己也赶快离开，可没想到那女人居然停在了假山前面，没有离开的意思。

她突然又起了好奇的心，这么晚了，还在宫里走动，到底是什么人？

偷偷地望过去，她忍不住讶异了，是一个穿着宫女服装的女人。尽管是夜晚，但恰好今晚月色如银，照得那个女人姣美的外表更加清丽脱俗。

幽会？偷情？

两个名词从默言脑海里闪过。

她把头缩了回来，忍不住苦笑起来。真是让知琴害苦了，此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想偷偷溜走，万一碰到奸夫的话，难保他们不会为了保住自己将她杀人灭口；不走的话，被他们发现一样会被杀掉。

默言想一定是上天要惩罚她，才会让她穿越到皇宫里面感受一下被灭口的滋味。她坐在地上，抱着膝盖，无奈地认命，唯有等这宫女幽会完毕才能离开了。

也不知道知琴现在怎么样了，针管局会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急也没用。

默言忍不住微笑，这么恶毒现代的想法，她很久没有冒出来过了。



她又听见脚步声，有人在她的左手方向也是匆匆而来。

她一惊，连忙一滚，竟然一不小心滚到一个洞里面。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这里别有洞天，居然能在洞口望见外面的一切。

来的不止一个人。

默言以为是巡夜的侍卫，却又不像。清朗的月色之下，走在前面的衣袂飘飘的男子，冠簪上一粒鸽卵大的黄宝石紧紧地镶嵌在中央，乌黑的发丝还是一丝不乱地高束着，远远地望过去，似盛放在暗夜里的白莲，风华绝代。

“皇上，皇上……”

皇上？

默言只觉得自己脚一软，连忙扶着石壁。

那宫女一听到“皇上”两个字不避开，反而迎了上去，很匆忙的样子。

她终于恍悟，这个漂亮的宫女来这里不是为了偷情，而是为了偶遇皇上。

“嫔妾该死！冲撞了皇上！”

嫔妾？

默言只觉得再次受到了震撼，这个漂亮的宫女不是个普通的宫女，难怪胆子这么大，相反她这个现代杀手的胆子也太小了。

“抬起头来！”很低沉，也很威严的声音。

“这不是谢采女吗？”站在皇上后面的公公失声。

默言认得他的声音，内务府总管李公公。

“你怎么会在这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难道你不知道夜晚不许在宫中到处走动吗？”李公公质问道。

谢采女用楚楚可怜的声音解释：“我……我……迷路了。”

穿着宫女的衣服迷路，还真有意思呀！

默言的眼底闪过一抹嘲讽。

“迷路了？”皇上的声音更低沉了，“难道朕的皇宫是个迷宫？每日有那么多人迷路吗？李公公？”

“皇上……”李公公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只觉得这个新进来的采女惹的祸随时会祸及他，于是暗瞪了谢采女一眼。

谢采女天天来这里“迷路”，终于能让皇上正眼看自己一次，知道这次机会不容有失，错过了就不会有下一次。

默言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她今日已经看见一个死人，可不想再见一个。

……